

站在十字路口上： 朝鮮半島與東亞和平

● 李南周

一 克服朝鮮半島分裂 體系的可行性

一直以來，朝鮮半島的「分裂體系」在加劇東亞冷戰體制的同時，也威脅到韓國和朝鮮的正常發展^①。然而，自1987年以來，朝鮮半島的分裂體系經歷了一系列積極的變化。1987年6月民主化大抗爭以後，隨着韓國民主化的開展，韓國內部支撐分裂體系的一些重要基礎受到動搖，韓國人普遍認為應該把克服分裂體系當作一個重要的國家目標^②。受此影響，1987年通過直接選舉出任總統的盧泰愚，雖然屬於保守派，但在任內曾經積極推進與社會主義國家建交以及改善南北關係。儘管國內外存在不少阻礙因素，其間也經歷了許多曲折，但這一努力一直持續下來，並於2000年6月15日成功奠定了朝鮮半島歷史上的里程碑——南北首腦會談的召開。以此為契機，南北雙方共同推進了金剛山旅遊項目、開城工業園區等合作計劃，民眾開始期盼

沒有分裂、和諧合作的時代即將到來。也就是說，即使朝鮮半島分裂體系在冷戰體制瓦解過程中一度處於動盪不安之中，但韓國和朝鮮還是抓住了機會，加快了朝鮮半島轉化為更加人性化之社會的步伐。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此後的歷史發展並沒有如人心所願。朝鮮半島的核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尤其自2008年以來韓國李明博政府上台之後，南北局勢急劇陷入了僵局：雙方不再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取而代之的是對立和對抗。由此，朝核問題日趨惡化，直到2016年9月，朝鮮已先後進行了總共五次核試驗（其中四次是2008年以後進行的）以及四次遠程火箭發射。對此，韓國政府採取的應對之舉是將最後一個南北合作項目——開城工業園區關閉起來。

不僅如此，在2016年1月初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驗之後，不少韓國媒體報導稱，韓國和美國將於3月份的「關鍵決斷」（Key Resolve）聯合軍事

演習中，計劃實行有關謀殺朝鮮首腦的「斬首行動」。對此，2月23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發表重大聲明稱：「一旦參加所謂『斬首行動』和『鐮子式打擊』的敵人特戰兵力和作戰裝備有絲毫的動靜，朝鮮革命武裝所有的強大戰略及戰術打擊手段將投入事先徹底壓制的先發制人的正義作戰行動。」一年之後，朝鮮在2月發射了導彈，韓國和美國在2、3月間進行了大規模聯合軍演。南北關係由此急轉直下，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隨之升高，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愈發加劇，有人說甚至比冷戰時期還要嚴重。

南北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升溫，給韓國國內的情況帶來了不少變化。比起統一、和平，以國家安全為主題的話語更受人們的關注，發揮着巨大的影響力。安全與國防是所有國家都極其重視的課題之一，但是最近韓國國內有關國家安全的言論都存在着一個共通點：將朝鮮看作邪惡國家，根本不是合作的對象。這與

二十一世紀初的情況有很大不同。確實，朝鮮在繼續加強核能力的同時，還發起過猶如延坪島炮擊事件等軍事挑釁，這助長了韓國民眾仇視朝鮮的心理。問題在於韓國的保守派政府利用這種情況大打「反北」（反朝鮮）牌，透過壓制反對派從而加強其政治勢力和執政基礎；甚至出於政治需要，保守派在最近南北對立的升級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外界不太注意的問題，但為了正確理解朝鮮半島形勢的變化，卻不能忽視這方面的因素。這種惡性互動加劇了安全困境，從而使韓國的安全陷入了更加嚴重的危機之中。在朝鮮半島僵局變本加厲的情況下，人們開始對「克服分裂體系」這一目標的可行性產生了質疑，周邊地區對朝鮮半島局勢的看法也愈來愈悲觀。

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朝鮮半島將難以實現和平與可持續發展。不僅如此，還會大大影響到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合作。不少實例已充分證



2016年2月朝鮮不理國際反對發射衛星後，韓國關閉雙方合作開設的開城工業園區。（資料圖片）

明，南北局勢得不到改善，不僅固化了東亞地區政治、軍事的分裂狀態，甚至令各國的改革計劃變得難上加難。因此，韓國、朝鮮乃至東亞各國都應該研究這個問題：人們對「克服分裂體系」提出的質疑是否有根據？如何才能克服這種悲觀情緒並再次推動克服分裂體系的步伐向前邁進？筆者先從目前分裂體系的變化入手展開討論，並進行評價。

二 朝鮮半島回歸到冷戰分裂體系？

近年來，不少人認為朝鮮半島分裂體系日趨固化，其主要原因是韓國和朝鮮之間在政治和軍事上針鋒相對。朝鮮大力開發導彈、核武器，韓國與美國對此做出軍事反應，這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難以排除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南北雙方都在否認對方的合法性，甚至還利用朝鮮半島的對立局勢來維護自己在國內政治的既得利益。從表面上來講，這種「對抗性相互依存」的關係是冷戰時期發展的分裂體系的主要特徵^③。不過，現在朝鮮半島的分裂體系並非處於穩定狀態，而是仍然處於劇烈動盪的狀態。

首先，朝鮮不顧外界的一致反對、堅持開發核武器本身，就顯示出了目前分裂體系的不穩定性。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韓俄（當時的蘇聯）建交、韓中建交使朝鮮陷入了孤立狀態。朝鮮開始對其安全感到嚴重憂慮。為了確保國家安全，朝鮮開始積極考慮開發核武器^④。在1994年的日內瓦會議和2005年的六方會談上，朝鮮之所以同意就無核化達成協

議，是因為在當時的協議中包含了能夠為朝鮮解除安全憂慮的方案，但兩次協議最終都沒能落實。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在美國、韓國社會裏所謂「朝鮮崩潰論」一直發揮着重要作用。協商以失敗告終後，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韓國對朝鮮進行制裁、施壓，朝鮮則加強發展導彈和核技術，以加強核能力作為回應。這麼一來一往，繼續加劇了朝鮮半島分裂體系的不穩定。

數年前，國際政治學界曾一度圍繞着「擁有核武器能否穩定政治局勢？」的話題進行過爭論^⑤。主張「核武器能帶來穩定」的學者認為，由於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若發生核戰爭將導致「同歸於盡」，因此反而不會發生軍事衝突。事實上，朝鮮也聲稱，他們的核技術在朝鮮半島扮演着阻止戰爭發生的角色。但我們決不應以為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核戰，就意味着未來也不會發生。此外，上述的主張有更為嚴重的理論上的漏洞：若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發生戰爭，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其災難性的後果會比過去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都要恐怖。尤其在缺乏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機制的朝鮮半島，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會不降反升。譬如，針對朝鮮加強核技術，美國與韓國聲稱不排除發動先發制人式攻擊的可能性，這很有可能導致雙方的戰略誤判。因此，目前的朝鮮半島局勢比冷戰時期更加不穩定，是因為當時南北軍事力量都比較落後，而且採取軍事行動時會受到美蘇的制約——美蘇都不太願意看見朝鮮半島再次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

其次，目前韓國和朝鮮內部的變化，也難以使分裂體系穩定下來。最

近數年，韓國政府特別是其內部的極端保守勢力利用同朝鮮的對立試圖抑制韓國民眾的不滿情緒，並鞏固自己的政治地盤。然而，2016年4月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給極端保守勢力的計劃加大了難度。當時，由於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驗並發射衛星、韓方關閉開城工業園區等因素，朝鮮半島局勢緊張而動盪。按理說，這種局勢會給朴槿惠政府和執政黨帶來很多好處，但韓國執政黨在國會選舉中一敗塗地。其原因之一是韓國政府與執政黨激化朝鮮半島軍事的緊張局勢後，卻無法提出任何解決方案，使國民對政府與執政黨的「無能」深感不滿^⑥。當時，朴槿惠政府面臨這樣的局面：要麼調整朝鮮政策，要麼採取更高壓的手段來壓制民眾的不滿情緒。由於朴槿惠政府不甘罷休，因此進一步加強對朝鮮的政治軍事攻勢。7月初，韓國政府決定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也與這種政治策略有着密切關聯。

在10月1日「建軍節」六十八周年的紀念講話中，朴槿惠總統說：我們打開大門給朝鮮人民，追求希望和人生，期望他們隨時前來韓國的自由領土。這等於呼籲朝鮮人民起來反抗金正恩政權。但在南北之間的交流渠道被總統封鎖的情況下，這並不會產生甚麼積極效果，只會使朝鮮半島局勢變得更加危險。朴槿惠可能希望這種局勢出現，以便壓制國內的反對勢力。

從10月中旬開始，隨着與朴槿惠有關的醜聞陸續曝光，韓國政府逐漸陷入癱瘓狀態。值得關注的是，引發這一連串政治醜聞的朴槿惠「閨蜜」崔順實，有可能對關閉開城工業園區的決定產生過影響。據傳聞，崔順

實說過朝鮮在兩年之內將會崩潰，而且這個說法對朴槿惠的一系列決策產生了影響。最近在韓國出現的動盪是很不幸的，但萬幸的是朴槿惠政府的冒險行動被控制住。不過，這對以後朝鮮半島局勢將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現在仍難以預料。

另一方面，在朝鮮也能發現類似的現象：金正恩為了鞏固政權，也在利用與韓國、美國的對立關係。朝鮮冒着與中國的關係走下坡路的風險，一意孤行地推進導彈、核武器的開發。在朝鮮內部，為了阻止一切挑戰勢力的出現，反覆進行了領導班子的更迭（2017年2月發生的金正男被刺案也有可能與此有關）。但僅靠這些舉措，是難以保障目前體制的穩定運作的。現在不像冷戰時期那樣可以利用「對抗性相互依存」的關係成功地確保政權穩定，因為像蘇聯或中國等一些戰略後盾已經消失，並且這種策略的發展空間變得愈加狹窄^⑦。該戰略在短期內可能有成效，但從長遠角度考慮，反而會削弱朝鮮的政治和社會基礎。

總之，無論從南北之間的互動，還是從南北雙方的內部動態來看，朝鮮半島分裂體系沒有朝穩定方向發展。在動盪不安的分裂體系難以轉換成和平格局的情況下，採取不負責任的隨機應對方案，只能讓南北關係反覆出現倒退。目前，朝鮮半島分裂體系站在了抉擇的路口：是無視災難性衝突？還是尋求解決方案？最近，這個問題對東亞地區變得極其重要。韓國政府決定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以後，中國和俄羅斯都明確表示將對此採取應對措施。這些互動有可能導致中俄和美國之間的戰略性對抗。這一切都表明，東亞已開始

出現走向新冷戰的勢頭。至少，東亞的和平與繁榮遇到了冷戰體制瓦解後最大的挑戰。

三 推動朝鮮半島局勢的大轉型

即使朝鮮半島分裂體系面臨歷史性的重大抉擇，美國和韓國政府對朝鮮依然執著於軍事和制裁方案。一直以來，韓國政府大力宣稱：韓國對朝鮮的制裁十分奏效。然而，現實卻與此背道而馳。在韓國保守派上台後，朝鮮一共進行了四次核試驗。若南北關係愈趨惡化，韓國政府就以中國為藉口，稱中國不對朝鮮進行積極制裁。總而言之，制裁至今仍無法阻止朝鮮研發核武器，反而引發了朝鮮的軍事冒險主義。現在，韓國和國際社會需要冷靜思考一下，這場競爭到底對誰有利？朝鮮半島分裂體系走向危局的跡象日益凸顯，韓國和國際社會更加迫切需要以推動局勢大轉型的智慧以及長遠規劃，來阻止危局深化並克服分裂體系。

本文所講的「克服分裂體系」並不單純地意味着民族統一，更不是指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統一。若全然不顧南北之間在政治體制和生活水平上的不同，以「統一是我們民族的願望」這一口號盲目地強調統一，不僅無法讓人們接受「克服分裂體系」這一重大課題，甚至事與願違。並且，若無視南北之間的軍事對立，甚至彼此試圖吃掉對方，將會導致軍事衝突，給朝鮮半島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因此，克服分裂體系應該是一個漸進而漫長的過程。同時，韓國和朝鮮在通過協商逐步地、階段性地實

現統一的過程中，應該將分裂體系所造成的各種內部弊病逐一清除掉。只有這樣，才能使朝鮮半島人民生活在可持續的和平社會中。缺少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不論韓國還是朝鮮，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只是天方夜譚而已。

那麼，何為克服分裂體系的現實方案？筆者認為，南北雙方的內部改革應該由各方自主決定。然而，為了更加順利地進行改革，最重要的一點是：採取適當的措施化解軍事對立，從而讓南北接受友好合作精神。在這樣相對和諧的環境下，雙方可以自主地進行內部改革並使南北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擴大和制度化。朝鮮人民的人權狀況應得到改善，但應然和實際絕不是一回事。不為創造適當的條件做出努力，而只是採取向朝鮮政府施加壓力的做法，難以達成改善朝鮮人權狀況的效果，反而會成為使朝鮮半島局勢更形惡化和複雜化的主要因素。從分裂體系的角度來看，南北的內部改革和朝鮮半島的整個局勢是緊密相連的。

最近朝鮮與韓國、美國的對立加劇，不少人擔憂這一分裂體系即將面臨更大的危局：不僅南北的內部改革將會大大倒退，雙方並有可能爆發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然而，在如下時刻出現了一線希望：朝鮮在進行第四次核試驗之前，於2015年年底和美國私下談論過有關簽訂和平條約的事宜。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驗之後，2016年2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提出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將停戰機制轉換為和平機制的建議。其實這並不是前所未有的設想，2005年六方會談發表的《9·19共同聲明》（《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就明確規定：

「直接有關方將另行談判建立朝鮮半島永久和平機制。」然而，該方案時隔十年再次被提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這提醒了我們：要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這一目標，不應一味地要求朝鮮改變其態度，跟隨其後的工作應該是朝鮮半島安全格局的重組，尤其是要化解朝鮮對國家安全的不安情緒，這才是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出發點。

當然，目前朝鮮主張「核武與經濟並進路線」，並拒絕參與一切以朝鮮無核化為前提的對話機制。在可見的未來，這樣的僵局很可能變得更為嚴重，甚至會出現類似於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機時期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當時，美國準備轟炸朝鮮寧邊核設施。現在，朝鮮的核能力遠遠超過了1994年，不久便可以通過核彈頭的輕量化、小型化和洲際導彈的研發，擁有將核彈頭打到美國的能力。美國對此決不會置之不理，並將再次考慮採取軍事行動。1994年，美國因懼怕戰爭引起災難性的人命與財產損失，而於同年10月通過協商與朝鮮達成了《日內瓦協議》；現在，美國面對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對話的必要性顯然遠遠大於1994年。

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的對朝政策還沒有明確。他過去曾揚言，需要用強力手段改變朝鮮的行為，但在競選中卻表示，為了解決問題將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他的對朝政策很可能不同於導致現在僵局的奧巴馬 (Barack H. Obama) 政府的所謂「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而是試圖積極尋求化解衝突、解決朝核問題的方案。這可能使朝鮮半島陷入更大危機，但同時會給朝鮮半島和相關國家帶來解決問題的轉機。

確實，目前很多人對朝鮮的看法與1994或2005年的時候大不一樣。不少人主張朝鮮的行為不可預測，沒法與之進行建設性對話。對朝鮮內部的情況不好說，但朝鮮的對外策略和核戰略具有高度的預測性。朝鮮一直聲言若它的安全受到威脅，就會採取研發核武器等保衛措施。可見，朝鮮進行核試驗並不是不可預測的行為。2016年9月，朝鮮進行第五次核試驗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刊登的一篇文章即指出，金正恩的行為看起來很狂熱，但具有相當的合理性^⑥。不僅如此，過去的經驗也告訴我們，朝鮮和相關國家(特別是美國)曾進行認真對話，至少停止了核試驗等的挑釁行為，而恰恰所有的核試驗都是在中斷這種對話的期間進行的。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各方有意願，通過對話協商可以找到中止現在的惡性循環並打破目前僵局的辦法。為此，即使將朝鮮半島無核化定為最終目標，也不能將無核化作為對話的前提，因為朝鮮堅決拒絕參與這種對話。在協商渠道被堵塞的情況下，如果要達到朝鮮半島無核化，只有兩種途徑：要麼動用武力，要麼打垮朝鮮政權，而這將會給朝鮮半島乃至東亞地區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至今，雖然各國口頭上強調無核化原則，但美國和韓國政府一味推行毫無可行性的方案，結果導致了朝鮮持續加強核能力。因此，要真正達到無核化的目標，需要富有創意的方案。筆者認為這需要以下三個步驟：

在第一階段，應以大幅減少韓美聯合軍事演習作為承諾，來換取朝鮮停止核試驗和導彈實驗，以此營造良好的對話氛圍，進而解決問題^⑦。

在第二階段，各國應重啟與朝鮮的經濟合作與社會文化交流項目，並積極推進朝美關係和朝日關係的正常化。在這個過程中，朝鮮應承諾無核化為自己的目標。

在第三階段，美日與朝鮮實現關係正常化之後，應在所定期限內採取包括簽訂和平協議在內的有關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措施。關於這些措施，各國在談判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應提前達成一致共識。

要達成上述目標，各方都應該做出一定的讓步。美國和韓國在短期內容忍朝鮮擁有核武器。同時，朝鮮要放棄擁有核武器的主張，並承諾若條件具備就推行無核化的措施。事實上，這樣做的難度還是很大，但若不互相做出讓步，就會給所有當事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如果各方能夠正視這一點，朝鮮半島才可以站在新的起跑線上。

為了打破目前的僵局，韓國應承擔起重要的角色。過去的歷史表明，韓國有充分的能力阻止南北局勢惡化並營造良好的對話環境。遺憾的是，最近兩任韓國政府採取與此背道而馳的做法。2016年12月9日，韓國國會投票通過了彈劾朴槿惠總統的議案，憲法法院在2017年3月10日通過議案，朴槿惠成為韓國首位被彈劾下台的總統。雖然此彈劾案和政府的對朝政策並沒有直接關係，但在今年成立新政府的過程中，對朝政策勢必成為一個很關鍵的焦點。韓國的保守派將會堅持其一貫態度，用對朝強硬路線作為吸引選民的手段。韓國民眾已經認識到，這條路即使說起來痛快但其實是一條死胡同。因此，現在迫切需要的是能夠解決僵局的新思維並以此說服韓國民眾

的努力。也就是說，目前韓國社會面對的重大課題，莫過於盡快形成以「克服分裂體系」為目標的政治力量，並讓他們推動韓國和朝鮮半島局勢的大轉型。

四 建構嶄新的區域合作模式

朝鮮半島分裂體系發生變化，也將給東亞秩序帶來不少影響。2010年以來，東亞地區的矛盾和分歧與日俱增。究其原因，南北的不穩定局勢是其中之一。如果在朝鮮半島克服分裂體系的過程比較順利，日本國內就不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右傾現象。比如，2010年在韓國西海（中國稱「黃海」）海域發生的天安號沉沒事件促成了鳩山由紀夫內閣向美國作出妥協，承諾讓美軍基地繼續留在沖繩。不久，首相鳩山本人宣布辭職，他的東亞構想也隨之破滅。如果朝鮮半島停戰機制被新的和平機制所取代，這會讓東亞地區出現新的安全合作秩序，中美之間的分歧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擴散到整個東亞地區。從2010年開始，在朝鮮半島形勢走下坡路的同時，東亞地區也出現了中日領土糾紛、南海問題等一系列爭議的升級。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

導致這種情況的最主要原因是，無論在朝鮮半島還是東亞地區，還沒有發展出一個能夠代替冷戰體制的新的和平體制。特別是在東北亞地區，當朝鮮的「不安全感」高漲時，沒有出現覆蓋整個東北亞地區的新的合作機制，反而使朝鮮更趨孤立。朝核問題就是最直接的後果，它對整個東亞地區都產生負面的影響。事情發

展到這種地步，其最大的責任還是在韓國和朝鮮身上，但相關國家都只顧追求本國的短期利益，其責任也不可忽視。

首先，美國一直將「對朝敵對政策」作為基本路線。美國認為一旦與朝鮮的關係走上正常化道路，其在朝鮮半島和東亞的軍事地位勢將受到一定影響。因此，美國對建立和平體制的態度是極為消極的。在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e) 戰略之後，這種姿態變得更加明確。日本曾經對朝表現出比較積極的態度，但最近日本國內以抵抗朝鮮的威脅為名朝向軍事大國的方向發展，因此在更多時候將問題搞得更加糟糕。與上述國家不同，中國一直與朝鮮維持着友好關係，不願意把朝鮮當成威脅國或敵對國，並希望朝鮮半島能保持穩定局面。但在冷戰結束後，中國因為考慮到國家內部情況，沒有為建構朝鮮半島的新秩序扮演積極的角色。雖然過去在朝鮮半島出現過短暫的良好形勢，但是相關國家在東北亞的惡性互動一直沒有停止。

就這樣，冷戰結束後，美國和東北亞各國由於執著於短期利益，未能化解彼此間的不信任。最終，它們都得面對不願看到的後果，並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除了朝核問題以外，中日領土糾紛、中美競爭等各種危險因素在東亞地區蔓延。這等於出現了所謂「競相逐低」的情況。在此情況下，分裂體系若走向危局，其後果是難以想像的，甚至東南亞國家也會被波及。目前，東北亞的紛爭與東南亞的紛爭已經被捆綁在一起，任何一方出現問題馬上會波及到另外一方。最近中國政府一再強調朝鮮半島發生軍事衝突的可

能性，也正反映出對上述威脅性因素的警惕。不僅如此，美國也逐漸陷入兩難：一方面，美國對朝鮮發展核武器不能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因為朝鮮快要擁有打到美國的實力；另一方面，若要對朝鮮核設施發動軍事攻擊，這很可能在朝鮮半島爆發大規模戰爭，即便是美國這樣的大國也難以承擔如此嚴重的後果。為此，美國也需考慮跟朝鮮進行對話，但是對協商能否獲得成功並沒有把握。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僵局也難以維持下去。也就是說，相關國家的戰略不應只停留在利用朝鮮半島局勢來滿足自己的利益，而應從長遠角度來考慮如何使朝鮮半島走出困境。這就是朝鮮半島和平體制這一主題備受人們關注並成為議論焦點的原因所在。東亞各國應以此為契機，防止東北亞區域內出現軍事衝突，大力推進建立互信的進程，並最終構築嶄新的安全合作機制。

為此，目前刻不容緩的課題是，東北亞和東亞地區的各國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需要建立一種共同的認同感。冷戰結束之後，不少東北亞和東亞的領導人都提出過東北亞或東亞共同體的設想。但最近十年中，區內國家都出現了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和民族主義代替共同體話語的趨勢。現在有必要扭轉這種趨勢：首先，必須摒棄「戰爭是解決政治矛盾的工具」這一過時的想法。美國的處境雖與其他東亞國家大有不同，但也不應因其地理優勢而助長東亞地區的軍事衝突，否則美國難以維持與其他東亞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從長遠角度看其自身也會陷入危機。因此，在這一點上，美國也需要改變其既有觀念。此外，東亞各國仍然存在着較

強的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國家之間分歧的趨向，因此必須作出改變。

事實上，歐洲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冷戰以後，在地區合作方面進展得較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飽受過戰爭的痛苦。雖然東亞同樣經歷過戰爭的苦難，但不像歐洲，大部分東亞國家把當時的苦難歸咎於外部勢力——主要是帝國主義。他們還是以受害者的角度看待戰爭與和平問題，並為自己對帝國主義發動的軍事反擊賦予合法性。若考慮當時的情況，這種說法無可非議。但現在的情況卻大不一樣。首先，一旦發生戰爭，就會給相關國家，甚至整個東亞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其次，東亞國家已不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並具備着相當的綜合實力，足以用戰爭以外的途徑應對來自外部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放棄用戰爭等武力手段來解決國際問題的觀念，這正是建構地區共同體的第一步。

其次，我們要致力尋求使東亞的各種分界線變為合作帶的途徑。在東亞地區，存在着一些因國家與國家之間邊界不明而引起的分歧，這種分歧很容易引起民族主義情緒。近年關於南北之間分界線等東亞地區各種邊界紛爭，呈現持續惡化的趨勢。2010年的天安號沉沒事件也正發生在南北分界線上。不論當時還是現在，所謂西海上的「北方分界線」問題隨時會成為引起南北軍事衝突的導火線。其他東亞地區的紛爭也常常與如何劃清邊界的問題有密切關係。這促成了民族主義壓倒東亞共同體主義的局面。若這種趨勢得不到逆轉，東亞和平不僅遙遙無期，而且還將受到更大的威脅。如果找到當事

國家都能接受的劃界方式，那當然再好不過，但這種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們要採取其他新的方案，比如用合作帶代替分界線。這會有助於減輕民族主義的壓力，並為推動東亞或東北亞合作創造有利環境。

要達到上述目標，需要有一種對主權的新思維。目前民族主義在東亞起到加劇國家之間糾紛和衝突的作用。因此，如何減輕民族主義對國家之間互動產生的壓力是不可忽視的問題。超越民族國家或主權觀念在現實中還不可能，但又不能被狹隘的民族主義牽到連續不斷的紛爭之中，這就要求我們創造嶄新的區域合作模式，給主權賦予新的意義。通過克服分裂體系推進朝鮮半島統一，是一種有關行使主權的新的實驗。2006年6月朝韓雙方達成的《6·15共同宣言》（《南北共同宣言》）指出：「南方提出的旨在實現統一的邦聯制方案和北方提出的聯邦制方案具有共同點，今後應該朝着這一方向促進統一」，並以此規定了有關統一的方案。這意味着朝鮮半島的統一要經過相當長的「聯合國家」或者「複合國家」的國家形式階段。這是一個新的實驗：既不是統一為一個國家，也不是作為個別的國家，而是兩個政治單位之間進行交流與合作。在這一實驗過程中的交流與合作，並不僅僅是南北之間的，而很有可能發展成吸引諸多東亞國家參與的一種比較開放的項目。圖們江流域開發事業就是典型的例子，它為東亞合作注入了新動力。這種「複合國家」形式也能為東亞地區所存在的其他主權糾紛（如兩岸關係等）提供重要參考。除了「複合國家」以外，最近關於帝國的討論對建

構新的地區合作模式也有啟發意義，不過，在仍未擺脫民族國家框架下進行討論，也可能激化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⑩。

總而言之，為了進一步推動東亞合作，我們必需對「和平」和「主權」有嶄新的思維。若考慮東亞各國所面臨的內外情況，這是難以做到的事。如前所述，2017年3月10日，韓國憲法法院宣布通過彈劾總統朴槿惠，朴槿惠隨即被解除職務。最終，韓國民眾用和平手段實現了直到數月前完全想不到的政治變化。這為朝鮮半島局勢的好轉提供了一線希望。但為了爭取朝鮮半島和東亞和平，韓國也好，東亞各國也好，都要有勇氣挑戰被認為是難以做到的甚至不可能的事。

註釋

① 「分裂體系」或「分斷體制」是韓國學者白樂晴提出的概念。他對把韓國作為完整的分析單位的看法提出批評，並主張只有考慮到南北分裂對韓國和朝鮮社會產生影響，才能正確地解釋各個社會的變化和找到克服各個社會所存在的局限的方法。關於白樂晴的分裂體系，參見白永瑞、陳光興編，李旭淵譯：《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0）。

② 在分裂體系下，歷來韓國政府表面上都把祖國統一當作國家目標。但1960年代朴正熙政府提出了「先建設後統一」的方針，並禁止民間的統一運動。這一方針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的全斗煥政府。

③ 金鍾曄：〈分裂體系與87年體制〉，《創作與批評》（首爾），2005年冬季號，頁22-23。

④ 關於冷戰體制瓦解後東北亞形勢的變化對包括核戰略在內的朝鮮安全戰略的影響，參見李南周著，

肖偉山譯：〈朝核問題的發展與東北亞的和平〉，《讀書》，2003年第11期，頁88-94。

⑤ 參見Kenneth N. Waltz, "Why Iran Should Get the Bomb: Nuclear Balancing Would Mean Stability", *Foreign Affairs* 91, issue 4 (2012): 2-5; Colin H. Kahl, "Iran and the Bomb: Would a Nuclear Make the Middle East More Secure?", *Foreign Affairs* 91, issue 5 (2012): 157-60。

⑥ 2016年9月公布的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統一和平研究所的調查結果也顯示了這種趨勢。據他們的民意調查，約45.1%的人對朴槿惠政府的朝鮮政策表示不滿意。2013年調查時這個比例曾達到57.4%。

⑦ 冷戰結束後的朝中關係一直是一個捉摸不透的領域。目前的朝中關係並不是冷戰時期的「同志加兄弟」式的關係。同時，由於各種地緣因素，中國不能使中朝關係變成敵對關係。筆者曾把這種變化說成「從傳統友好合作關係到實利關係」。參見李南周：〈朝鮮的變化與中朝關係：從「傳統友好合作關係」到「實利關係」〉，《現代國際關係》，2005年第9期，頁53-58。

⑧ Max Fisher, "North Korea, Far from Crazy, Is All Too Rational", *The New York Times*, 11 September 2016.

⑨ 不僅在韓國國內，在美國也有不少人提出類似的建議。比如Joel S. Wit, "How the Next President Can Stop Nor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2016; Jane Harman and James Person, "The U.S. Needs to Negotiate with North Korea", *Washington Post*, 30 September 2016。

⑩ 關於這一點，參見白永瑞：〈中華帝國論在東亞的意義：探索批判性的中國研究〉，《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頁79-98。

李南周 韓國聖公會大學中國學系教授